

佛門典要

宋高僧傳

[宋]贊寧 撰

范祥雍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佛門典要

宋高僧傳

[宋] 贊寧 撰
范祥雍 點校

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大宋高僧傳卷第十八

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

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一

釋檀特師者，一名慧豐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身雖剃染，率略無檢制，飲酒啖肉，語嘿無常。逆論來事，後必如言。居于武威，肆意狂逸。時宇文仲和爲刺史，請之入州，歷觀厩庫，乃云：「何意畜他官物邪？」仲和不諭其旨，怒之，不令在城。未幾，仲和拒不受代，朝廷令獨孤信擒之。仲和身死，資財沒官。周文聞之，降書召之。檀特至歧州，會齊神武來寇玉壁，檀特曰：「狗豈能到龍門邪？」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。侯景未叛東魏之前，忽捉一杖，杖頭刻爲獼猴形，令其面常向西，日夜弄旂。又索一角弓牽挽之。俄而侯景啓降，尋復背叛歸梁，皆可徵驗。至大統十七年春初，忽著一布帽。周文左右驚問之。檀特曰：「汝亦著，王亦著也。」至三月而魏文帝崩。復取一白絹帽戴之，左右復問之。檀特曰：「汝亦著，王亦著也。」未幾丞相夫人薨。後復戴，問對同前，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。

其事驗多如此也。俄而病卒，周文命葬之。

後魏晉陽河禿師傳二

釋河禿師〔一〕者，不詳何許人也。魏孝昌中，於晉陽市肆間行往，乍愚乍智，作沙門形。時人不測，止呼爲河禿師。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，文宣帝也，武明太后見家貧甚，與親戚言及家計，正憂飢凍死耳。洋方生數月，尚未能言，歛言曰：「得活」，二字分明。太后左右大驚，而不敢言，謂爲妖怪。時傳禿師神異，射事多中，巧誘而至。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怪，乃徧見諸子，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，至洋再三舉手，指天而已，口無所言。若諸子，皆別無舉措矣。後不測其終。

陳新羅國玄光傳三

釋玄光者，海東熊州人也。少而穎〔二〕悟，頓厭俗塵，決求名師，專修梵行。迨夫成長，願越滄溟，求中土禪法。於是觀光陳國，利往衡山，見思大和尚，開物成化，神解相參。思師察其所由，密授法華安樂行門。光利若神錐，無堅不犯，新猶劫貝，有染皆鮮。稟而奉行，勤而罔忒，俄證法華三昧，請求印可。思爲證之：「汝之所證，真實不虛，善護念之，令法增長。汝還本土，施設善權，好負螟蛉，皆成蜾蠃。」光禮而垂泣，自爾返錫江南。屬

本國舟艦附載，離岸時，則綵雲亂目，雅樂沸空，絳節霓旌，傳呼而至。空中聲云：「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。」光拱手避讓，唯見青衣前導，少選入宮城，且非人間官府。羽衛之設也，無非鱗介，參雜鬼神。或曰：「今日天帝降龍王宮，請師說親證法門，吾曹水府，蒙師利益。」既登寶殿，次陟高臺，如問而談，略經七日。然後王躬送別，其船泛洋不進。光復登船，船人謂經半日而已。

光歸熊州翁山，卓錫結茅，乃成梵刹。同聲相應，得法者蟄戶爰開；樂小迴心，慕羶者螳連脩至。其如升堂受蒞者一人，入火光三昧一人，入水光三昧二人，互得其二種法門。從發者彰三昧名耳。其諸門生，譬如衆鳥附須彌山，皆同一色也。光末之滅，罔知攸往。南嶽祖構影堂，內圖二十八人，光居一焉。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。

系曰：夫約佛滅後，驗入道之人，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，則無逃隱矣。去聖彌近者，修行成果位證也。去聖稍遙者，學教易見理親也。其更繇邈者，學教不精，見理非諦。夫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斯頓心成佛也。理佛具足，行布施〔二〕行，曾未嘗述行佛，具體而微。東夏自六祖已來，多談禪理，少談禪行焉。非南能不說行，且令見道如救頭〔三〕然之故。南岳思師切在兼修，乘戒俱急，是以學者驗諸行果。其如入火光三昧者，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，剎土洞然。愚夫謂是遭焚。若入水界三昧，愚夫見謂爲水，投物于中。菩薩心如虛空不覺觸燒者，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。斯

乃急於行果焉。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，何由助道邪？

隋江都宮法喜傳四

釋法喜，南海人也，形容寢陋，短弱迂踈，可年四十許。嶺表耆老咸言：「兒童時見識之，顏貌如今無異。」蠻蜒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。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，說晉宋朝事，歷歷如信宿前耳。平素時悄默，見人必語，語必含深意，吉凶之徵，有如影響。人亦不欲與喜相見，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。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，方上任，喜直入州上廳事，畫地作馬頭形，以示其子而去。靜本扶風名族，雄勇多武略，不閑事體。及臨州也，每出行部，從甲士數萬，旌旗劍戟，若虹霓映乎霜雪，言以此可用威邊徼。其奢僭過度，王者之不及，被人誣告謀反。靜懼，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，示無圖變。陳王猶惑，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：「必有反狀，便可行戮。實無逆謀，直往代之。」臨汝利其財產，至州不驗是非。靜恃心無異，束手詣臨汝，便叱左右擒而斬之。此畫地之明効矣。喜之先見，皆同此類。

煬帝聞之，追來揚州。未久，宮內樹一堂新成。喜忽忽升堂觀覽，俄驚走下階，唱言「幾壓殺」！其日夜闌，大雨堂崩，斃者數人〔一〕，其後又於宮內環走，言索羊頭。帝聞惡之，責以狂言，勅鑠著一室。數日，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。還奏，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，門鑠如故。守當者云：「喜見在室內。」於是開戶，見袈裟覆一聚白骨，其鑠貫項骨不脫。

帝甚驚怪，勅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，袈裟覆白骨，骨皆鉤鎖相連，鐵鎖縻其頂骨。帝聞愕然稱嘆，尤增信重，勅令勿輕搖蕩，曰：「聖者神變無方。」至暮，喜還在室，或言或笑，守門復奏。帝令脫鎖，縱其所適。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，或時飲酒啖肉，都無拘忌。俄而有疾，常所卧牀自撤薦席，櫬簣而歛。令人於下鋪炭甚熾，數日而終，半身焦爛。葬于香山寺側。後四年〔二〕，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。勅遣開棺，空無所有矣。

隋洛州欽師傳五

釋欽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大業中，至廣平，形乖詭，造次難知，發語不常，既往爰中。見靈通寺樹輒浮圖五級，欲務高敞，工作殫雜。欽望而笑，謂寺衆曰：「造此奚爲？」衆曰：「功德佛事，須用壯觀，法師何斯怪問耶？」笑曰：「造烽火樓也。」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：「風狂輩言，何可取！」至九年，塔尚未成，賊寇四起，州官警嚴，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，方信欽言不妄矣。在所耆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。止宿之處，亦無蹤跡。然則時時變身，在豕彘之牢，即隨狔狝群隊。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，乃停留伺察，意更觀其復人形也。後果忽復形，却於看人之後大叫曰：「你輩欲何所觀耶？」群人驚愕，合掌拜之。其變無常，皆若此也。及天下喪亂，亦失欽聲迹矣。

系曰：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？通曰：「菩薩作用，隨類化身，以神通爲遊戲

耳。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。」或曰：「魏、齊、陳、隋與宣師耳目相接，胡不入續傳耶？」通曰：「有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亦猶大宋文軌既同，土壇斯廣，日有奇異，良難徧知。縱有某僧也，其柰史氏未編，傳家無據，故亦闕如，弗及錄者，留俟後賢者也。」

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六本又 慧儼 慧岸

釋僧伽者，葱嶺北何國人也。自言俗姓何氏〔一〕，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，便命爲康僧會也。然合有胡梵姓名，名既梵音，姓涉華語。詳其何國，在碎葉國東北，是碎葉附庸耳。伽在本土，少而出家。爲僧之後，誓志遊方。始至西涼府，次歷江淮，當龍朔初年也。登即錄名於山陽龍興寺〔二〕。自此始露神異。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，就信義坊居人乞地，下標誌之，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。遂穴土獲古碑，乃齊國香積寺也。得金像衣葉，刻普照王佛字，居人嘆異云：「天眼先見，吾曹安得不捨乎？」其碑像由貞元、長慶中兩遭災火，因亡蹤矣。嘗卧賀跋氏家，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，莫不驚怪。次現十一面觀音形，其家舉族欣慶，倍加信重，遂捨宅焉。其香積寺基，即今寺是也。由此奇異之蹤，旋萌不止。

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，遣使詔赴內道場，帝御法筵言談，造膝占對休咎，契若合符。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。四年庚戌，示疾，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。三月二日〔三〕，儼然坐

亡，神彩猶生，止瞑目耳。俗齡八十三，法臘罔知。在本國三十年，化唐土五十三載。帝慘悼黯然。于時穢氣充塞，而形體宛如，多現靈迹。勅有司給絹三百疋，俾歸葬淮上，令群官祖送，士庶填閣。五月五日，抵于今所。帝以仰慕不忘，因問萬迴師曰：「彼僧伽者何人也？」對曰：「觀音菩薩化身也。經可不云乎？應以比丘身得度者，故現之沙門相也。」

初伽化行江表，止嘉禾靈光寺。彼澤國也，民家漁梁簪弋交午。伽苦敦喻，其諸殺業陷墮於人，宜疾別圖生計。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。伽閑而宴息，見神告曰：「天方亢陽，百姓苗死身胡藏？其懶龍耶！」伽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神曰：「若今夕但小指出窗隙外，其如人何？」伽依之，其夜霆擊異常，質明視指，微有紅線脉焉。伽曰：「吾與此壤無緣。」乃行抵晉陵，見國祥寺荒廢，乃留衣於殿梁而去，後人聞異香芬馥。伽嘗記之曰：「伊寺有人王重興。」去三十年後，果有僧俗姓全，爲檀那矣。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，乃昌言曰：「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，勿生橫議。」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：「汝有財施吾，可寬刑獄。汝所載者剽略得耳。」盜依言盡捨，佛殿由是立成。無幾，盜敗，拘於揚子縣獄。伽乘雲下，慰喻言無苦。不日，果赦文至，免死矣。昔在長安，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，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，聲振天邑。後有疾者告之，或以柳枝拂者，或令洗石師子而瘳，或擲水瓶，或令謝過。驗非虛設，功不唐捐。却彼身災，則求馬也；警其風厄，則索扇歟。

或認盜夫之錢，或咋黑繩之頸，或尋羅漢之井，或悟裴氏之溺，或預知大雪，或救旱飛雨，神變無方，測非恒度。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，慧岸、慧儼、木叉各賜衣盂，令嗣香火。泊乎已滅，多歷年所，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。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，覓買齋器，僧忽見塔中，形像凝然，而指曰：「正唯此僧來求買矣。」遠近嗟嘆。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，結筏而至焉。大曆中，州將勒寺知十驛，俾出財供乘傳者。至十五年七月甲夜，現形于內殿，乞免郵亭之役。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，仍賫捨絹三百疋、雜綵千段、金澡罐、皇太子衣一襲，令寫貌入內供養。又乾元中，州牧李亡名有推步者云：「爲土宿加臨，災當惡弱。」伽忽現形，撫李背曰：「吾來福至，汗出災銷。」後無他咎。嘗於燕師求瓊廚，稱是泗州寺僧。燕使賫所求物到，認塔中形信矣。遂圖貌而歸，自燕薊展轉傳寫，無不徧焉。長慶元年夜半，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：「淮南淮北，自此福焉。自東自西，無不熟矣。」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。二年，寺塔皆焚，唯伽遺形儼若無損。咸通中，龐勛者本徐州戍卒，擅離桂管，沿路劫掠，而攻泗州，圍逼其城。伽於塔頂現形，外寇皆睡，城中偶出擊之，驚竄而陷，宿州以事奏聞，仍錫號證聖大師也。文德元年，外寇侵軼，州將嬰城拒敵。伽現形於城西北隅。寇見，知堅壘難下，駭而宵遁。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，除勦戮外，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，諫憑按恍惚間見僧衣紫，誨之曰：「此輩平人，何可殺耶？不如捨之。」言畢不見。諫遂縱之而逸。乾寧元年，太守臺蒙夢伽云：「寒東南少備。」蒙不喻旨，

以綿袞法服施之。十二月晦夜半，有兵士踰壘而入，蒙初不知。復夢一僧以錫杖置于心上，冷徹心骨，驚起。蒙令動鼓角，賊驚奔，獲首領姓韓，至是方曉矣。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，傾州瞻望，然有吉凶表兆於時，乞風者分風，求子者得子，今聞有躬禮者。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，或見笑容者吉，不然則凶，其不可愛度者如此。洎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，先攻取泗上。伽寄夢於州民，言不宜輕敵。如是達于州牧，皆未之信。自爾家家夢同，告之，遂降，全一郡生民，賴伽之庇矣。天下凡造精廬，必立伽真相，榜曰大聖僧伽和尚。有所乞願，多遂人心。李北海邕，胡著作浩各爲碑頌德。今上御宇也，留心于此，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，因見伽於塔頂，作櫻孩相，遂登剎柱，捨身命供養。太平興國七年，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，務從高敞，加其累層。八年，遣使別送舍利寶貨，同葬于下基焉。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樓，自持蠟炬，焚身供養。炎燎之中，經聲不絕。又將欲建浮圖，有巨木三根，沿淮而下，至近浮橋且止，收爲塔心柱焉。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。先是此寺因竈中金像刻其像曰普照王，乃以爲寺額。後避天后御名，以光字代之。近宣索僧伽實錄，上覽已，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。

弟子木叉者，以西域言爲名，華言解脫也。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，然則多顯靈異。中和四年，刺史劉讓，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：「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，爲日久矣，君能出之。」仍示其葬所。初夢都不介意，再夢如初，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，欲施斷之，見有

一姓占居，於是饒錢市焉。開穴可三尺許，乃獲坐函，遂啓之，於骨上有舍利放光。命焚之，收舍利八百餘顆，表進上僖宗皇帝，勅以其焚之灰塑像，仍賜謚曰真相大師。于今侍立于左，若配饗焉。

弟子慧儼，未詳氏姓，生所恒隨師僧伽，執侍餅錫，從楚州發至淮陰，同勸東海裴司馬，妻恪白金沙羅而墮水。抵盱眙，開羅漢井，宿賀跋玄濟家。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。自爾詔僧伽上京師。中宗別勅度儼并慧岸、木叉三人，各別賜衣鉢焉。

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七

釋慧安〔一〕，姓衛氏，荊州支江人也。其貌端雅，紺髮青目，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。安受性寬裕，不染俗塵，修學法門，無不該貫。文帝十七年，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，勘安云，本無名姓，亡入山谷。大業中，開通濟渠，追集夫丁，飢殍相望。安巡乞多鉢食，救其病乏，存濟者衆。煬帝聞之，詔安，遂潛入太和山。至帝幸江都，海內擾攘，乃杖錫登衡嶽寺，行頭陀法。貞觀中，至蘄州，禮忍大師。麟德元年遊終南山，石壁而止。時所居原谷之間，早霜傷苗稼，安居處獨無。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。天皇大帝聞而召焉，安不奉詔。永淳二年至滑臺，草亭居止，中坐繩牀，四方坦露。勅造寺以處之，號招提是也。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，時神秀禪師新歸寂，咸請住持。安弗從命。天后聖曆二年四月，告門

人學衆曰：「各歸閉戶。」至三更，有神人至，扈衛森森，和鈴鈇鈇，風雨偕至。其神旋遶其院數遭，安與之語，丁寧教誡，再拜而去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吾爲高山神受菩薩戒也。」天后嘗問安甲子，對曰：「不記也。」曰：「何不記耶？」乃曰：「生死之身如循環乎？環無起盡，何用記爲？而又此心流注，中間無間，見漚起滅者，亦妄想耳。從初識至動相滅時，亦只如此，何年月可記耶？」天后稽顙焉。聞安闕井，勅爲鑿焉。安曰：「此下有赤祥，慎其傷物。」將及泉，見蝦蟇金色，蠢然出沮洳間，合其懸記。帝倍加欽重。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，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，度弟子二十七人。復詔安并靜禪師人中禁受供施。三年，賜摩訶一副，便辭歸少林寺。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，囑門人曰：「吾死已，將屍向林間，待野火自焚之。勿違吾願！」俄爾萬迴和尚來見，安猖狂執手，言論移刻，旁侍傾耳都不體會。至八日，閉戶，偃身而寂。春秋一百三十_{〔三〕}許歲，起開皇二年，至景龍三年故也。火焚屍畢，收舍利八十粒，內五粒紅紫色進內，餘散施隨力造塔。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。

唐虢州閿鄉萬迴傳八

釋萬迴，俗姓張氏，虢州閿鄉人也。年尚弱齡，白癡不語，父母哀其濁氣。爲鄰里兒童所侮，終無相競之態。然口自呼「萬迴」，因爾字焉。且不言寒暑，見貧賤不加其慢，富

貴不足其恭，東西狂走，終日不息。或笑或哭，略無定容，口角恒滴涎沫，人皆異之。不好華侈，尤少言語，言必識記，事過乃知。年始十歲，兄戍遼陽，一云安西〔一〕，久無消息，母憂之甚，乃爲設齋祈福。迴條白母曰：「兄安，極易知耳，奚用憂爲？」因裹齋餘，出門徑去，際晚而歸，執其兄書云：「平善。」問其所由，默而無對，去來萬里。後時兄歸云：「此日與迴言，適從家來，因授餅餌共啗而返。」舉家驚喜。自爾人皆改觀，聲聞朝廷。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。神龍二年，勅別度迴一人而已。自高宗末，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，賜錦繡衣裳，宮人供事。先爲兒時，於閭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。入內之後，其塔遂放光明，因建大閣而覆之。然其施作，皆不可輒量，出言則必有其故。勅賜號爲法雲公，外人莫可得見。

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，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。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，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：「汝可一日迎萬迴，此僧寶誌之流，可以觀其舉止，知其禍福也。」乃召到家，母垂泣作禮，兼施中金七筋一雙。迴忽下階擲其七筋向堂屋上，掉臂而去。一家謂爲不祥。經數日，令升屋取之，七筋下得書一卷，觀之，乃識緯書也，遽令焚之。數日，有司忽來其家，大索圖讖，不獲，得雪。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僞造祕讖，用以誣人，還令誣告得實，屠戮藉沒其家者多。崔氏非聖人擲七筋，何由知其僞圖讖也。

中宗末，嘗罵韋后爲反悖逆〔二〕，斫爾頭去。尋而誅死。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

中，與主宅前後爾。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，幸始平，迴出迎駕。時崔日用、武平一、宋之問、沈佺期、岑羲、薛稷皆肅揖，鄭重問訊。諸公曰：「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。」撫沈背曰：「汝真才子。」沈不勝其喜曰：「聖人與我受記，諸子不可更爭。」又謂武曰：「與汝作名佛童，當無憂也。」目羲稷有不善之色，岑以馬避之，目稷云：「此多是野狐，其言何足懼也？」乃顧云：「汝亦不免。」及羲稷之誅，人益貴重。同時有僧伽，化迹不恒。中宗問迴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迴曰：「觀音之化身也。」貞觀中，三藏奘師西歸云：「天竺有石藏寺，奘人時見一空房，有胡牀錫杖而已。因問此房大德，咸曰：『此僧緣闕法事，罰在東方，國名震旦，地號閩鄉，于茲萬迴矣。』」奘歸求見，迴便設禮問西域，宛如目矚。奘將訪其家，迴謂母曰：「有客至，請備蔬食。」俄而奘至。神異之迹，多此類也。正諫大夫明崇儼者，道術之士，謂人曰：「萬迴神僧也。」玄宗潛龍時，與門人張暉等同謁。迴見帝甚至褻黷，將漆杖呼且逐之，同往者皆被驅出。曳帝入，反扃其戶，悉如常人，更無他，重撫背曰：「五十年天子自愛，已後即不知也。」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，故傾心翼戴焉。五十年後，蓋指祿山之過也。睿宗在邸時，或遊行人間。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：「天子來。」或曰：「聖人來。」其處信宿間，帝必經過徘徊也。惠莊太子，乃睿宗第二子也，天后曾抱示迴，曰：「此兒是西域大樹精，養之宜兄弟也。」安樂公主，玄宗之季妹，附會韋后，熱可炙手，道路懼焉。迴望車騎，連唾之曰：「腥，腥，不可近也。」不旋踵而禍

滅及之。帝愈知迴非常人也，出二宮人〔五〕日夕侍奉之，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。暨迴垂卒，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，門人徒侶求覓無所。迴曰：「堂前即是河水，何不取耶？」衆於階下掘井，河水湧出，飲畢而終〔六〕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，唯此井甘美。後有假託，或稱小萬迴，以惑市里，多至誅死焉。至于終後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，立閭鄉玉潤西路矣。

系曰：日行萬里，非人必矣。爲鬼神邪？爲仙術邪？通曰：「觀行知人，迴無邪行，非鬼神也。無故作意，非仙術也。此得通耳。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：一身能飛行，如鳥無礙；二移遠令近，不往而到；三彼沒此出；四一念能至。」或曰：「四中迴具何等？」通曰：「俱有哉，故號如意通矣。瑜伽論神境同也。云或羅漢有大堪，能現三神變焉。」

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九

釋道鑒，姓馮氏，吳郡人〔一〕。未知從來，而居歷下靈巖山寺，蹤迹神異，不測僧也。元和中，有馮生者，亦吳郡人也，以明經調選未捷，因僑寄長安。一日見老僧來，詣馮居，謂之曰：「汝吾姓也。」因相與往還，僅于歲餘〔二〕遂注擬作尉于東越。方務治裝，鑒負錫來告去。馮問：「師去，安所詣乎？」鑒曰：「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，薄遊神京，至今正十年矣。幸得與子遊，今歸舊所，故來相別。然吾子尉于越鄉，道出靈巖寺下，當宜一